

田野清风

## 家乡那条小河

□叶剑秀

家乡那条清澈美丽的小河，一直在我心中流淌。那是一条让我魂牵梦绕的美丽之河，在梦里时常忆起，甚至夜半梦语，每年差不多都要有几次。我心里知道，我对家乡的小河有着一份难以割舍的感念情结。

家乡那条河不大，环村而过，也没有什么雅致的名字。村里人亲切地叫她小河，有几分乳名的亲昵，自古沿用至今，就这么一直地叫下去。

水能生津，津则生慧，慧养心智。小河带给村里人的福祉自不必多说的。家乡的小河像一个舒适的摇篮，润泽着村人，衍生着希望，孕育着梦想。很多人喝着小河的水长大，和小河一同前行，一直走到太阳升起的地方。

乡下的春天是在小河里孕育诞生的。立春以后，再过去些时日，太阳的光晕在水面上点点闪亮，眨眼就绿了堤岸上的杨柳。几群戏水的鹅鸭，展开冬眠的歌喉，扑棱棱唱响了春天的前奏。几处洗衣的村姑，抡起棒槌的节奏，欢笑声中敲开了春天的心窗。远处几个顽皮的孩童，仿佛也有我的身影，早已制成了早春的柳笛，在河边追着吹着，那带着童声的笛音，在低旷的河野里和鹅卵石上到处回荡。几树嫩黄，一幅临摹，满河唱响，便预示着新的一年从这里开始了。

夏天的小河涨动着青春的激情，浑身洋溢着斑斓的色彩。这是村人与小河身心交流的最好季节，消化暑热，解除疲劳，褪去汗渍，村人一应就去了，男的女的，老的少的，河里蹲着站着，说着笑着，那就是最舒心的惬意了。

秋天的河水把天空洗过，收获一片片瓦蓝。秋夜是多情的，小河里盛满了明净的月亮，任你在河边随坐一处，都能看到一轮明月，月在水中，也在心上。于是村人喜欢到小河边静坐，有喜可以与小河分享，有苦亦能对小河倾诉，再多的烦恼，许多的忧愁，只要在小河身旁静坐几个时辰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

冬天的小河是清澈安静的。一场寒霜过后，河水静止一般，可以清晰地看到水底成群的鱼儿和片片贝壳。最早的时候，冬天一到，村里人家多是挑两个水桶，到河里打满河水，悠悠地挑回家里，周而复始，便有了足够的生活及牲畜饮水。冬天的早晨，河水冒着蒸腾的热气，河边满是淘米洗菜的村人。尤其到春节前夕，村人把节日的气氛搬到河边，到处都是穿着节日服装的男女老少，过年该洗刷的东西就在这里冲洗、晾晒，那景象甚为壮观。

小河像一位仁慈的老人，有着宽阔博大的情怀，每日执著地流淌，负重前行，似乎能包容村人很多不良的习气和粗野习惯。有人把脏脏和垃圾倒进小河的怀里，她会默默地洗涤和冲刷，有人把污垢排放在小河的血液里，她会咀嚼着痛苦，依然从容地流淌不息。

曾经的记忆中，小河也有发怒的时候，彰显出了她的多重性格。那是在堤岸的树林被肆意滥伐、芦苇青帐被开荒之后，雨季来了，一个电闪雷鸣的夜晚，河水暴涨，浊浪翻滚，冲垮堤坝，闯进村里，顿时房倒屋塌……那时我还是个懵懂少年，面对洪水四溢的小河一片茫然。平日温顺柔美的小河给我带来了许多的不解和迷惑，等到长大以后，便明白了其中的事理，小河无私地恩养着我们，我们就应该用心去善待她。小河是富有情感生命的，需要我们去装扮她、呵护她，关爱她就是关爱我们自己。

现在的小河已不再是先前的模样了。满眼的污泥浊水，浑身的累累伤痕，再也观不见河底光亮的鹅卵石，再也看不到满河的鲜活春光；再也听不到村童柳笛的脆响，再也闻不见村姑的欢声笑语。在小河的流淌声中，我似乎真切地听到了她痛苦的呻吟，甚至是滴血的呜咽。每当回乡看到生养自己的小河，心里就有一种灼痛的悸动。小河仿佛知道这不是村人的过错，没有什么怨恨，带着疲惫的病体，带着无限的哀叹和无尽的惆怅，每日依然坚韧流淌，生生不息。

小河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，已经流淌多少年，将来还要流淌多少年，似乎不是村里人要去考究的。傍山安家，依水而居，这是先人的智慧。自从祖先选择在这里劳作生息，便把村人的命运与小河的情感融在一起，不离不弃，心结同盟，有着同样的夙愿和憧憬，去圆满几代人心中希冀与梦想。

小河养育着一代又一代人，那河水像乳汁、像血液，无私地流淌出来，任你去随时随意汲取，滋润着你的躯体和心灵。你喝了河水长大，脑海和血管里就注入一种情愫，无论你在她身旁，或是走出去，商海捞金，做官论道，你会被那种情愫牵系，永不会忘记心中那条小河。

世说新语

## 对待坏人要像春天一样

□刘诚龙

你觉得你做生意要多少本钱？贼说：“得十千，足以衣食。”

于老板到里屋打了转身，拿一万块钱给他：给你起家吧，你回去以后不要干那活了。这贼道了声谢，就走了。

走到门口，于老板喊：你回来，回来。这贼吓了。于老板葫芦里卖什么药呢？给了钱打发走，又喊回来，莫不是试我这贼贪心？然后往死里打？“盗大恐”。听了这声喊，挨谁都是魂魄惊散。

贼老实回转。于老板说：你夜里莫走了，到我家里歇了。

贼诚惶诚恐。于老板说：你家这么贫苦，夜里兜了一万钱，碰到外面巡逻的、守夜的、搞安保的，看到你袋里这么多钱，那不把你做贼捉了？

这贼留在于老板家里过夜。次日天亮，贼才回去。

给贼吃饺子，贼心里暖了一分；跟他聊天，贼心里暖了三分；赠他银子，贼心里暖了七八分；而最后一句话，让贼心里十二分暖透了。

贼开始的时候这么想：这阵子有钱了，可以买衣可以称肉，可以赌博去；听了“恐为人所诘”这句话，贼用一把小刀，给自己手心刺了一下：干正经事，做正经人。

贼再也没去做过贼：“贼大感愧，卒为良民。”

有人说，每个人的心底都隐了一位恶魔，每个人的心底也居着一位神明，坏人成为坏人，是恶魔压着神明，占据了心念。好人之为好，是神明压了恶魔，掌控了心灵。彻底坏，从头坏到脚，坏得全是脓水的，可能也有。但更多的，是坏念堵了善心，若使其向善，应化其坏念，育其善心。

对待坏人，是使坏还是扬善？对待坏人，对待问题少年，对待小偷，对待二流子，对待那些让人心恨的人，有人很喜欢像秋风扫落叶一样。落叶落满地，秋风一扫，也许能扫尽，但地上的落叶扫了，过一阵，树上更有叶落下了。仔细想想，秋风固然扫落叶，落叶不也是秋风吹落的？

宋朝有个张孝基，许昌人，他娶了富家小姐，小姐家有个弟弟是二流子，翻墙入室，打牌赌博，尽惹是非，他爹骂也骂过，打也打过，都是奈何不得，最后断绝父子关系。富翁死时对张孝基说：我挣的家产全归你，一点儿也不要给那不孝子。张孝基听了老爹的话，把家产继承过来。

这不孝子在外面混不下去了，一路讨米回了家，姐夫对他说：我办了果园，你能给我去打花浇水吗？不孝子管理果园很尽心，张孝基又对他说：“我家有个仓库，你可以去管理吗？”不孝子说可以，张孝基就让他去管仓库。他发现，这个曾经油盐不进的烂仔已渐渐改了坏习惯。于是，张孝基就把岳父给他的遗产全给了他。

他爹使用秋风手段对待他，他没改，他姐夫春风化雨，他浪子回头了。

结冰的心，用力猛敲，冰可能会碎，冰碎了却还是冷；若是太阳照呢？心冰融了，心更热乎了。对待好人当然要春风暖心，对待坏人，为什么不可以用暖心春风？关心他，体贴他，给他温暖，给他尊严，给他前途，或是一碗饺子，或是一件冬天的衣裳，或是一份自食其力的工作，或是一句暖心窝子的话语，也许就能让人焕然变新。

真正能够扫尽落叶的，不是秋风，而是春风。

男左女右

□肖遥

聊斋闲品

□胡弦

## 文艺男中年的往日诗情

阿美和前夫从前都是热爱写诗的文艺青年，他们结婚前应酬答和相看两不厌，结婚后却因此而相看两厌了。

阿美最恼火的是婚后的丈夫的诗里就再也没有自己了，要么追忆似水流年，要么追寻“旧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”，慨叹那些花儿都老了吗？惦记着她们散落在哪个天涯了？阿美常常怀疑此人是不是有意淫症：喜欢在幻想中执手相看同桌的你，现实中却横眉冷对身边的人。

对于文艺女阿美而言，文艺男不干家务不管孩子都是次要的，诗里没有老婆则是对自己最大的否定。

这样的剧目在他们初婚的几年经常上演：阿美把儿子的小手从自己头发上撕下来，把奶瓶塞到儿子嘴里，给儿子垫上尿布，儿子哭号不休，她装神弄鬼给儿子扮狼和小羊……

老公却不耐烦地皱着眉头以加班为名从这些家务琐事里成功脱身，不一会儿，阿美上网游踪到老公的博客里出现了一首旧情难忘的新诗，当有一天老公又在博客里写诗伤春悲秋时，阿美一怒之下也写诗发给老公“时时候君前，难拂眉上寒，愿为晴雯手，碎骨展君颜。”你不是会写诗吗？接招呀！结果老公无言以对，阿美恼怒地在博文下面发表评论：“谁娶了多愁善感她跟你有几毛钱关系！”紧接着电话追杀过去，听见老公换了彩铃《神话》的主题曲“梦中人熟悉的脸孔，你是我守候的温柔，等待花开春去春又来，无情岁月笑我痴狂。”“痴狂个屁！”阿美彻底被激怒了：既然

梦中人比老婆儿子还重要，那就做梦去吧。凭什么“有事钟无艳，无事夏迎春”？自己钻不到他心里当夏迎春，也不当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钟无艳了。

尽管分手时的刀光剑影历历在目，两人还会好奇地隐身去踩对方的博客，阿美吃惊地发现前夫那里，他们的旧日恩爱在诗里被描绘得此情可待成追忆，他从前认为的一地鸡毛被歌颂成一棵摇曳婆娑的凤尾竹，一碗羊杂碎般的生活被美化成了一客烛光甜点。而阿美在诗里就像《洛神赋》里在水一方的佳人甄夫人——阿美终于变身前夫诗歌里的主人公，晋级成了文艺男警幻仙境里的警幻仙子。这恐怕是离婚的唯一好处——体会到了虽死犹生的感觉，从一个人的眼前消失却活在了他的心里？

阿美吟哦着这些寒蝉凄切的新作心潮澎湃，前夫生日的时候阿美将这些诗抄录下来，让儿子带给他爹。儿子回来反馈的消息却令阿美怒从心头起：当儿子杜鹃啼血的朗诵时他爹脸都绿了，就像听到敌台策反一样厉声喝止。为了把不良影响减到最小，救火一样切换到下一个节目，为了哄同样脸色大变的新女朋友，指使儿子赶着伊叫“妈妈”。

令阿美不解的是，前夫的诗里对曾经相濡以沫或者相“辱”以沫的自己，感觉就像爱玲说的：“听到一些事，明明不相干的，也会在心中拐好几个弯想到你。”可是当“你”真的出现在眼前时，那个文艺男中年竟然像周朴园看到侍萍的反应，厉声责问：“你来做什么？谁指使你来的？”

想起一种消失很久的器具：木杵。

木杵，短木棒是也，通俗的叫法是棒槌。在古代，木杵主要作洗衣器具，用以捶打（捣衣），去除衣物中的水分和污物。

《诗经》中已有述及洗衣的诗。但木杵的出现，应该比所有的诗歌都早。

前几天去一个古镇，逛老街，在一个小型的民俗馆里看到油纸伞、食盒、农具等器物。最惊讶的还是看到了木杵，一截三四十厘米长的木棒，前头粗，手柄处略细，已部分朽坏，分不清是从前的劳作还是岁月的腐蚀所致。

这已是不再被使用的器具。傍着老街的小河污浑，有异味，很显然不适合洗衣。现在洗衣，用的是自来水洗衣机。这种使用了千万年的器具，似乎已消失多年了。

一同消失的，还有清清的河水。

木杵，似乎天生就是用于回忆和怀念的东西，即便是在它大面积使用的时候。有古诗词为证：李白《子夜吴歌》：“长安一片月，万户捣衣声。”李煜《捣练子令》：“又是重阳近也，几处砧声催。”砧，捣衣用的石头。大约回忆总带着凄清吧，寒砧，在古代算是个流行词。

离开了诗境，俗名棒槌的木杵，则有另外的寓意和用法。比如在戏曲界，说某人棒槌，是指其外行。在生活中说某人棒槌，则指其头脑简单，不明事理，甚至是很愚蠢。棒槌是用来击打的，只捣衣服浪费了，如《金瓶梅词话》第38回：“便取棒槌在手，赶着打出来。”它自然而然地成了武器。

我老家，过去小孩子淘气，大人随手拿起木杵，作势要打。但那只是吓吓，不会真的打来。对于小孩子的屁股，那东西还是太重了。

想起小时候看村人洗衣的情景来。沿着河边有几块青石，洗衣的人蹲在（或坐在一个小矮凳上）那里，将泡好的衣服放在青石上捶打。捶打声和说笑声在河岸间回响，水面上波纹荡漾，水鸟在芦苇里鸣叫，和风吹拂，那真是快乐的时光啊！若是水暖，也有村姑解开发髻来濯洗的，洗澡的孩子在不远处嬉戏，有顽皮的，一个猛子扎过去，突然在洗衣人的面前冒出来，吓她们一跳，引来一阵笑骂声，如同劳动中的娱乐。

我的母亲也在洗衣的人群中。多少水和布匹正流过旁人的手指。河水里有岁月的影像，洗衣人的面容渐渐苍老，鱼尾纹游上了母亲的眼角，水纹刻在了她的额头，直到有一天，一场雪在她的发际浮动……

河水归于平静，洗衣人也已转身离去，但木杵的回响，仍让人心中隐隐生疼。

木杵之被人怀念，在于它有洗衣机、洗涤剂无法替代的好处：环保和节约。前几天坐车时看见一个公益广告，大意是如果每周手洗一件衣物，中国每年将节约多少水、电、洗涤剂等，数字巨大，看上去让人触目惊心。但它起头的词是“如果”，也即一个非现实的数字化梦想。

“玉户帘中卷不去，捣衣砧上拂还来”（张若虚《春江花月夜》）。我怀念木杵，亲人，怀念曾经存在而现实生活缺失的美好事物。我怀念清清河，和在水面上回荡的捣衣声。